



溪湖高中 蘇泰育

〈異·夢〉

佳作

指導老師 陳 滢

天方破曉，一聲鶯啼清脆地劃破清晨之寧靜。林中古松參天，雲霧繚繞，山頭五道瀑布飛珠濺玉，奔瀉而下，俯視羣山，已如蟻垤。白石道旁繁花搖曳，姘紫嫣紅。

「嗯？已經天亮啦！」一少年惺忪地環顧四周，驚道：「糟了！師父命我寅時得要挑水回松泉居，而今已日上三竿，慘了！這下他老人家非訓我一頓不可。」

猛然翻起身子，邁開步伐奔回松泉居。

這少年姓陸，單名一個凡字，師承武當派太虛道人，乃其師隱修於松泉居拉拔成人。

山道兩側松柏皆挺直端秀，凌霄托根樹旁；崖下雲霧翻騰、層雲萬里，遠山削壁千仞，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蔚為壯觀。

卻當陸凡趕著回去挑水之際，「小兄弟，你可知這古雲山中太虛道人之處所？」陸凡循聲回首，一位老道人走上前，作揖請教。陸凡見他眉慈目善，身披紫霞降魔袍，手持雲蛟靈拂塵，應非尋常之人，連忙行禮答道：「你要找我師父？」

「嗯，師父？」道畢，道人拂塵立即甩將過來，陸凡急忙左轉半步避了開來，喝道：「我倆素不相識，亦無恩仇，為何出手傷人？」道人笑道：「小傢伙，省些口舌之力，專心接我一招吧！」

此話方出，一式「三環套月」強勢直逼陸凡心窩而來，陸凡暗想：「這老道士年

屆耳順，但氣勁強厚，彷彿而立之年一般剛猛，出手亦拳拳到肉，再閃躲勢必對我不利。況且其所使套路化剛為柔、似柔亦剛，與師父授我之武當太極門學相合，而今也唯有試他一試。」

胸中真氣一運，凝聚丹田，集至掌中，使「提手上勢」托其肩骨，繞至背後；雙指交錯，氣凝指尖，以一手「攬雀尾」擊向「陽關」、「腰俞」二穴。「攬雀尾」雖為太極拳法之入門招式，所造成的傷害亦不容輕視。

而老道人早將太極拳法拆的滾瓜爛熟，一招「九轉丹成」輕輕斜身帶過，正當陸凡撲空不及反應之際，道人忽然以「迎風揮塵」擊向陸凡，歷練尚淺的少年哪拚得過閱歷無數風霜的老叟，陸凡連連倒退數步摔了個四腳朝天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道人大笑，且道：「堂堂太虛道人的徒兒實力卻僅有這點兒能耐，想必太虛他沒有認真……。」

陸凡斥道：「休許胡說，不許你污衊我師父。」「不錯，你這小毛頭兒還挺懂尊師重道的。」道人樂道。

正當陸凡氣惱不已，一聲熟悉的話語迴盪整片松林：「多年不見，太異賢弟因何親訪古雲山？」

一位年約耄耋之年，身著雪銀錦緞道袍的道人飄然而下。「師兄！」這番相見，

何等歡喜？「賢弟！近來可好？算算咱倆足足有二十多年不見了！」兩人相擁甚歡，談笑良久。徒留蹲踞地上灰頭土臉的陸凡，一臉茫然，不知所云。

三人返回松泉居，太虛道人道：「凡兒，這位為太異道人，與為師同乃武當先師祖所授，依輩分而言，該稱呼一聲師叔。」

陸凡作揖行禮道：「太異師叔，姪兒陸凡有眼不識泰山，貿然回手，尚懇請師叔您寬宥。」「呵！呵！賢姪不必如此多禮，何況方才師叔亦未表明身分，便擅自過上兩招，倘若受到驚嚇，還請姪兒見諒啊！」太異道人笑道。

遠黛青山，鶯語婉轉，窗外白雲緩緩飄過，庭院揚起一捲清風。

太虛道人云：「江湖近來風波不斷？」
「果真一語中的，尚未開口便明瞭我此次上山之意，難怪江湖中人無不稱你——『料事神機』。」太異讚賞。起身行至門旁，望著蒼然遠山嘆道：「昔龍泉、虎崗雙刃出世，江湖便鬧得沸沸揚揚；而今武林中人紛紛議論神兵利器將現世。只怕舊事重演，無不將再興起一場腥風血雨！」

太虛道人蹙眉啜飲龍井，沉思半晌方道：「匹夫實乃愚庸，心中淨是這番爾虞我詐、你爭我奪之事，殊不知背後災厄皆為黎民百姓所受，如此癡迷，何也？唉！皆不自覺，多說無益，罷也。」

陸凡見氣氛凝重，空氣中瀰漫一股深沉之壓迫感，不禁問道：「師叔，何謂你所云之神兵利器？真能切開石頭嗎？」

太異道人轉過身來，徐道：「何止切石這般容易，傳聞削鐵如泥、削鋼似瓦。此神兵利器，我不過僅僅見過一眼，人稱為傲世玄刀，乃終年冰雪所覆的傲來峰頂熾玄鐵

所鑄。足有三尺長，刀身烏沉鋒利且有八十來斤，周遭散發微微紫光，環繞陣陣寒氣。但今卻為中原邪派所覬覦，倘若落於他們手中，勢必助紂為虐，貽禍人間。」

「凡兒！」太虛道人叫道。「師父見你武學已有七成，於此機緣代為師下山，順道磨練自己，藉此增進江湖閱歷。畢竟師父年事已高，不宜再涉足江湖恩怨。」

三人步至庭中，耳聞空山鳥語，啁啾宛轉，徐徐清風迎面拂來，振人衣袖。太虛問道：「凡兒，可記得為師所授之太極口訣？」

「虛靈頂勁，涵胸拔背，鬆腰垂臀，沉肩墜肘。弟子著實牢記於心，絕不敢忘。」陸凡答道。

「不錯，而今為師僅再提醒你『太極心法』之涵義，其為：『用意不用力，太極圓轉，毋使斷絕。當得機得勢，令對手其根自斷。一招一式，務須節節貫串，如長江大河，滔滔不絕。』你可得記住明白。」

「弟子明瞭，將銘記於心，著實不敢忘。」

遠山蒼然靜謐，朝暉冉冉而升。陸凡打一清早告辭師父，望著兩側松柏蒼翠挺直，白石道萬階連綿直至林霧盡頭。

「不知江湖是何許面貌？且怎得完成師父之命，平定江湖波瀾？」陸凡步伐徐行，低頭暗想。

間關鳥語，清風拂松，望著眼前的種種景色，應和徐步登音，更襯托出那離開自小最熟悉、最親近之山林的濃烈不捨及淡淡哀愁。

步出古雲山，太異道人早於石道旁備馬等候：「人年紀一大，便不想再涉足江湖俗事，這馬與你吧！」「師叔，這……」「快上馬吧，皆是自己人還客氣什麼？」陸凡立

即跨上太異道人所備之褐鬃馬，再三答謝。

「小傢伙，往後就得看你自身的造化了，加油吧！」太異道人臨行囑咐道。

辭別師叔，陸凡即朝東南二十里的襄陽行進，以打探那邪派所覬覦的「傲世玄刀」消息。

行了一段田地，四周景物已轉生疏，方才山下所見的叢樹雜草，早已變成整齊的四方田畝，陣陣麥浪為涼風所拂，壯闊千里，亦代表襄陽城已沒有多少距離。「終於要見到那繁華大城——襄陽，不知是否像師叔所云般繁榮熱鬧？」

卻當陸凡臆測襄陽人事、景物之際，「鏗鏘——」數聲冰冷金屬相擊聲硬是劃破寂靜天際。

「吁！」陸凡勒馬尋聲前去，兩位身裝破舊，一胖一瘦，蓬頭垢面，黝黑不淨的男子逼脅著一女子；女子孱弱地持著斷劍，呼吸急促，衣角印滿鮮紅血漬，倚靠牆垣，抵禦二惡之攻勢。

陸凡暗道：「見他兩人衣衫襤褸，手使棍法，應為丐幫之人。江湖第一大幫之閒事，倘若擅自插手勢必得鬧上一場，而今那女子身已負傷，多遲半刻必定不敵二丐聯手，但亦顧不得其他的……」，即以「扇通背」躍入三人之中。

二丐喝道：「小子，沒見著丐幫爺們在辦差事？快閃一邊涼快去。」

「光天化日之下，欺凌一弱女子，有無羞恥？」陸凡斥道。

瘦乞丐羞惱，怒喝：「你這狗雜碎，啥事不管，竟管到爺們頭上來啦！」轉過身來，踏上一步，左手一掌擊出，右拳順勢跟著在左掌上一搭，變為雙掌正衝，正是「太祖長拳」第二勢「雙抄封天」。

陸凡左手一橫，右拳直向他肩頭捶去。那瘦乞丐沉肩迴掌，欲抓其手。女子在旁瞧得慌急，大叫：「公子，當心背後！」便在此時，另一胖乞丐舞起齊眉木棍，頓時飛沙走石，一片塵霧。此手乃「太祖棍法」第六勢「梢公搖櫓」。

木棍登時劈來，陸凡想起師父臨行所云：『用意不用力。』，即雙手劃弧，出掌發勁，「啪——」木棍頓時斷裂，胖乞丐不勝此勁，翻了數圈，昏了過去，臉上滿是塵土。瘦丐見毫無勝算，一把抓起胖乞丐，躍上馬背。

「臭雜碎，與丐幫作對，將吃不完兜著走的！」「駕！」一聲馬鳴長嘶直衝天際，撥喇喇的朝北奔去。陸凡急忙抱起陌生女子，跨上馬背，策馬直奔襄陽。

進到襄陽城，安置於一客棧，那女子似過於勞累，不待陸凡詢問便沉沉睡去。女子年約瓜字初分，即遭武林中人暗算，種種一切令陸凡不得其解，望著窗外滿街燈火，明月高掛，陸凡心緒紊亂，一方面為尋刀一事；一方面則為此女子。

遠方山頭漸明，雞啼晨清，城中亦如往常般人聲鼎沸，繁榮盛況。「我怎兀自睡去？那女子的傷勢……」陸凡驚忙別向床鋪，見女子嫻靜端坐床邊，正值慘綠年華之二人，四目相對，羞赧生澀頓時飛上兩人雙頰。

「公子，早。」女子羞澀地問候，陸凡連忙道：「身體尚未痊癒，還是多休息才好。」便叫店小二端盆熱水以讓女子盥洗。「姑娘為何會遭如此殺禍？是否能知姑娘芳名？」陸凡問道。

「小女姓段，名為霜紅，先父為嘯雨山莊莊主——段天震，前日眾多惡丐入莊喧

鬧，群人捉我欲奪先父鎮莊之寶——御刀圖，昨日方掙脫門人，二丐即欲抓我回去，幸公子出力相救，此番恩德，小女子絕不敢忘。敢問公子尊姓大名？」

陸凡答道：「敝姓陸，單名一字凡。對了，霜紅姑娘，何謂你所云之御刀圖？為何武林眾人執著欲取？」霜紅低頭沉默，不發一語。陸凡急道：「抱歉！怎問到那兒去了？倘若不方便明言，不打緊。」

「告訴公子亦無大礙，不過公子稱呼我『霜兒』便行。」霜紅淡道，並接著說：「家父在臨終之際，曾交付我一份地圖，且云此圖示有『傲世玄刀』的所在之處，此刀乃我先祖世代代所相傳。可惜走漏風聲，動盪江湖。切記勿為奸佞小人所得！話一說完便與世長辭，離我而遠去。」

霜紅復憶失怙之悲，不禁低首落淚，陸凡安撫霜紅心緒之餘，並娓娓道述自己此次下山之用意。

太陽早已過三竿，窗外綠柳拂風，繁花搖曳。

「霜兒，可否借御刀圖一看？」陸凡問道。

「給，此圖便是，可有何異處？」霜紅低聲詢問。

陸凡展圖細細審視，驚呼：「依此圖之方位，傲世玄刀應藏於西南群山之『萬惡谷』！」霜紅問道：「既已明瞭刀所在之處，公子，應於何時啟程？」

「何妨即刻便行？免得讓有心之人搶先尋得！」

陸凡兩人駕馬奔馳，逐漸遠離襄陽，周遭景色益顯荒涼。穿越了數片樹林，涉過了無數澗溪，朝向西南而行。

奔馳數十里，兩人望向山谷口，只見

碑旁亂石崩壞，林木森森，蔭著一片竹林，清風拂竹，發出陣陣清脆相擊聲。

下了馬，快步走向碑前，字跡為青苔所覆，隱約看出「萬惡谷」三字。

谷中寸草不生，徒有萬羣碑林，景象陰森駭人，陣陣寒氣襲人，著實為一惡地。步入數呎，山壁上刻鑿著幾句詩詞：「震懾萬世，傲世玄刀，百川千流，獨創大道。」

「刀究竟是藏於何處？」霜兒感到疑惑不解，怎也不明詩中真意。

陸凡坐於石上，突覺背脊一涼，以劍削開山壁之亂藤，落葉蕭蕭，一時土石崩落，揚起一陣沙塵，頓時出現一條裂縫。定神一看，山壁裂縫中迸出數道紫光，陸凡伸手至裂壁中一探，著手冰涼，掏出一把刀來，恰乃武林中人拚命爭奪之傲世玄刀。

霜紅驚道：「這……就是……爹誓死守護的邪刀，爹爹犧牲自身，換取全天下安定的邪刀。」不禁眼眶泛紅。

陸凡緩道：「霜兒，妳爹為天下蒼生之仁心，我替全天下蒼生百姓道謝，且先回嘯雨山莊，再另做打算。」便背起刀，欲返嘯雨山莊，卻待要步出谷口，「喂！小子，將刀留下！」一聲宏音震著濕冷雲霧，迴盪在空谷中。一位身披黑雲翔龍衣，手握青竹打狗棒，出現在陸凡面前，八位長老及群丐紛紛由後來到。

陸凡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「丐幫幫主——穆修，人稱蒼龍。」

霜紅斥道：「此刀為我嘯雨山莊所有，你貴為丐幫幫主，不該奪非你所有之物！」

「少廢話，刀與不與？」穆修怒喝，並道：「刀留下便與你倆順利離開，留刀抑或留命？」「欲強行奪刀，何須多言？」陸凡雙手起勢，並別過頭道：「霜兒，妳身體

初癒，暫先迴避。」

「竟敢對幫主無禮」一位乞丐罵道，諸人附和，群起喧鬧嘈雜。

八袋長老斥道：「小子，刀儘管拿來便是，何必廢話連篇？幫主，我先上！」道畢，猛然左腿橫掃，陸凡突然間手臂劇震，如中電掣；六袋長老亦上前，使一手險招「羅剎開路」，這一棍力道奇猛，結結實實地打在他背心。陸凡全身不動，以棍威御掌力，將此沉重至極的棍威引至掌心，只聽碰的一聲，二長老應聲向後急仰，立足不定，登時摔倒，連滾數圈，頭臉上皆擦出不少鮮血，乃方停住。

「你……竟敢傷害二位長老」諸位長老憤恨不平，卻待要出招之際，「你們方且停手，讓我來會一會他。」穆修云，只見其提一口氣，以氣化掌，左掌前探，右掌嗖的從左掌下穿了出去，直擊陸凡小腹。

此乃丐幫絕學「降龍十八掌」第九式「或躍在淵」，為至陽至剛的猛招。陸凡腳退半寸，左拳置腰，右掌直出，以「彎弓射虎」雙掌相對，徒聞碰的一聲巨響，雙方連退數步，口角皆流下一絲血來。

「幫主！」眾人呼議，「臭傢伙！看我如何……」「少來礙事！」穆修斥道。

穆修暗道：「此人所使柔中帶剛、剛中亦柔，應為武當太極拳法。年紀輕輕卻武藝不凡，著實為一難纏之敵。」

陸凡頓時以一手「如封似閉」擊去，穆修一躍而起，手中青竹棒一轉，一式「撥狗朝天」順勢揮出，陸凡即以傲世玄刀抵禦，穆修內力強勁雄渾，儘管身懷太極絕學，過招經驗尚嫌不足，陸凡憤運以全身內勁推去，二人雙雙跌至地面，迸出許多鮮血。

在場的諸位長老無不捏兩把冷汗的，

一方面為這少年功夫竟和幫主纏鬥得難分難解；另一方面，則是被那武林至寶威勢所懾。

陸凡緩緩站起，口中吐出不少鮮血，霜紅走向前，道：「你們是想要此刀罷？讓我們走，這柄刀便與你們，從此不再與貴幫作對。」

「臭娘們！哪容妳插嘴之地。」群丐激憤辱罵，穆修喝道：「住口！還是莊主千金較明事理，我允妳，來啊！讓這兩人離開此地，敢傷害視同違令。」

「這……？」群丐轉眼沉默，相互看著對方，不知所云。

「公子，先保住性命要緊，刀相較於性命孰重？」「好罷，依妳之見。」陸凡將傲世玄刀立於地上，兩人緩步走向谷口。「狗雜碎，納命來——」頓時，八袋長老猛然躍起，一把拔起刀，雙手握住刀柄，似敗犬發瘋般朝陸凡亂砍亂揮過去。

霜紅驚叫：「公子！當心！」，一個箭步衝向前，紫光刀鋒毫不遲疑的劈下——。

「霜兒！」霜紅雙唇蒼白，呼吸漸漸薄弱，額頭眉間汗珠點點，一身雪白衣袂為絳朱鮮血逐漸染紅，用盡其僅剩氣力微微道出：「爹爹耗盡一生所護之物，而今的我辜負爹爹的遺願，亦無臉去面對在九泉之下的他啊！公子，快……走……」，霜紅纖手從陸凡手中滑落，嚥下最後一口氣。

「霜兒！霜兒！霜兒——」字字句句亦喚不醒霜紅……。

陸凡雙指顫抖，眼淚盈眶，全然不敢置信，腦中一片空白。總總一切的一切，令他不知所措，雙腿癱軟，無法起身。「受死吧！」八袋長老殺紅雙眼，揮刀剛猛至極，迅速極致，直朝陸凡眉心劈來，倏忽已臨眼前……。

「啊！」陸凡面頰上滴下不少斗大的汗珠，全身不停打顫，呼吸十分急促，喘道：「這……是作夢嗎？為何我會作如此奇異的夢？」太虛道人問道：「凡兒，怎如此驚懼？作夢魘哪？」，陸凡跟太虛訴說夢中所發生的種種人、事、物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太虛大笑，樂道：「你這小傢伙，鬼靈精怪，成天胡思亂想，想代為師下山還遠的呢！」

待了半晌調和氣息，陸凡望著盤根錯節、端秀參天的古松林，抬頭仰望那襯托著裊裊炊煙的蔚藍天空，沉思著夢中所發生的情節，和那奇妙的女子——霜兒，卻當陸凡不得其解，耳聞太虛道人徐吟：「處心積慮齊爭奪，爾虞我詐置心頭。狂嘯傲世轉瞬間，成敗名利皆成空。」並且，諄諄告誡：「凡兒，人生在世，倘若專於爭名奪利，的確，將擁有一時的名聲，轉眼之間終將灰飛煙滅，所謂你爭我奪，到頭來無異為一場『夢』？」

甘耀明
評語

描寫一位武僧的江湖武俠冒險，最後只是南柯一夢。雖然以夢結束，橋段有些陳舊，但作者將武僧冒險過程寫得活靈活現。這場夢最大的轉折在結尾時，以霜紅死之際呈現武僧與她的情誼，也表現武僧年少輕狂，但是作者匆匆帶過，使文氣突然薄弱了很多。